



陳平原著

# 左圖右史 與西學東漸

晚清畫報研究

# 左圖右史 與西學東漸

晚清畫報研究

陳平原著

# 左圖右史 與西學東漸

晚清畫報研究

責任編輯 姚沙沙  
封面設計 吳冠曼

書名 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——晚清畫報研究  
著者 陳平原  
出版 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  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  
Rm. 1304, 1065 King's Road, Quarry Bay, Hong Kong  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 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 
印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 
深圳市寶安區龍華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 
版次 2008 年 10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規格 大 16 開 (170×240 mm) 344 面  
國際書號 ISBN 978.962.04.2792.3  
© 2008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  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## 前言

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《申報》上，刊出了社論《論畫報可以啟蒙》。此文關於畫報意義的論述，在晚清很有代表性。概括起來，不外以下兩點：一是圖像可以深化書籍，一是畫報便於讀者接納。「古人之為學也，必左圖而右史。誠以學也者，不博覽古今之書籍，不足以擴一己之才識；不詳考古今之圖畫，不足以證書籍之精詳。書與畫，固相須而成，不能偏廢者也。」這一點，宋人鄭樵早已有言在先，近人魯迅也有相當精彩的補充說明。晚清人較為成功的論述，還在於如何借畫報的通俗易懂，來真正落實時人所嚮往的「啟蒙之道」。「現今畫報盛行，宜家置一編，塾置一冊」——之所以如此自信，乃是因識字不多者，也能閱讀畫報。所謂「不特士夫宜閱，商賈亦何不可閱？不特鄉愚宜閱，婦女亦何不可閱」，強調的重點在「鄉愚」、「婦女」與「商賈」，而不是有能力讀書閱報的「士夫」。

十五年間，刊行四千餘幅帶文字的圖像，並因關注時事、傳播新知而聲名遠揚，如此理想的個案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。這裏所說的，自然是《點石齋畫報》。「天下容有不能讀日報之人，天下無有不喜閱畫報之人」——如此富有煽動力的表述，乃《點石齋畫報》的「自我表揚」。創刊兩年後，《點石齋畫報》聲名遠播，於是重開招商廣告，其《畫報招登廣告啟》（一八八六年七月《點石齋畫報》第八十三號）中便有此等豪言壯語。有趣的是，如此句式，與日後康有為《日本書目志·識語》中的「僅識字之人，有不讀經，無有不讀小說者」十分接近。這固然只是舞臺上的自我喝彩，可百年後的今日，《點石齋畫報》確實成了我們瞭解晚清

社會生活乃至「時事」與「新知」的重要史料。

對於《點石齋畫報》等晚清畫報的解讀，可以側重雅俗共賞的畫報體式，可以看好「不爽毫厘」的石印技術，可以描述新聞與美術的合作，可以探究圖像與文字的互動，可以突出東方情調，可以強調西學東漸，可以呈現平民趣味，也可以渲染妖怪鬼魅……。所有這些，均有所見也有所蔽，有所得也有所失。因學識淺陋而造成的失誤，相對容易辨析；至於因解讀方式不同導致的眾說紛紜，則很難一言以蔽之。因為，實際上，所有研究者都是帶着自己的問題意識來面對這四千幅圖像的，不存在一個可供對照評判的「標準答案」。

多年來，我曾在不同場合提及：「創刊於一八八四年五月八日，終刊於一八九八年八月的《點石齋畫報》，十五年間，共刊出四千餘幅帶文的圖畫，這對於今人之直接觸摸『晚清』，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，是個不可多得的寶庫。」這話有瑕疵，須略為修正：不僅《點石齋畫報》，眾多徘徊於「娛樂」與「啟蒙」之間的晚清畫報，都將「對於今人之直接觸摸『晚清』」起決定性作用。承認這一點並不難，難的是如何整理、描述、闡發在晚清這一特定時空中，傳統中國的「左圖右史」怎樣與西學東漸之「圖像敘事」結盟，進而匯入到以「啟蒙」為標識的現代化進程。這裏牽涉一系列問題，如宗教與世俗、商業與政治、文人與大眾、圖像與文字、知識與審美、新聞學與歷史感、高調論述與低調啟蒙等，所有這些，都需要逐步釐清。本書的工作目標是：描述晚清畫報之「前世今生」，呈現其「風情萬種」，探究此「五彩繽紛」背後蘊藏着的歷史文化內涵。

利用圖像之直觀性與親和力，宣傳自家的真理與正道，此乃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等宗教的共同特點。這一努力，不只催生出眾多供人膜拜的聖像，更造就了大批藝術史上的珍品；除此之外，還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方式。我關注的是，以圖像為主體所進行的敘事，與以文字為媒介所進行的敘事之間，到底有什麼聯繫，是否可以互相溝通與補充。本書第一章借

助晚清三種教會讀物——《教會新報》、《天路歷程土話》以及《畫圖新報》，在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的視野裏，探討「圖像敘事」的轉移以及再生。經由如此「牛刀小試」，以及隨之崛起的《點石齋畫報》的成功表演，「圖像敘事」作為一種文化選擇，將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發揮巨大作用。

作為晚清西學東漸大潮中的標誌性事件，《點石齋畫報》的創辦，涉及諸多至關重要的領域。首先，它開啟了圖文並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賞的「畫報」體式，這既是傳播新知的大好途徑，又是體現平民趣味的絕妙場所，日後大有發展餘地。其次，「畫報」之兼及「新聞」與「美術」，既追求逼真，也包含美感，前者為我們保留了晚清社會的諸面相，後者則讓我們體會到中國美術的嬗變。再次，「畫報」之兼及圖文，二者之間，既可能若合符節，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縫隙，而正是這些縫隙，讓我們對晚清的社會風尚、文化思潮以及審美趣味的複雜性，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。最後，那些並非無關緊要的圖中之文，對於我們理解晚清報刊文體的變化，同樣也不無意義。本書第二章除借助「新聞與石印」、「時事與新知」、「以圖像為中心」、「在圖文之間」等話題，勾勒《點石齋畫報》的整體風貌，同時關注其「流風餘韻」——百年來諸多文人學者對此「遺跡」之追摹、懷念與憑弔，從另外一個側面闡發這一晚清獨特的文化景觀。

晚清帶有幻想意味的小說，往往出現飛翔的意象，並將其作為「科學」力量的象徵。在這一有關科學的「神話」中，氣球與飛艇作為飛向天空、飛向未來、飛向新世界的重要手段，被賦予了特殊的功用與榮譽。本書第三章將首先勾勒晚清科學小說中「飛車」的形象，接着追溯作家們可能的知識來源，包括出使官員的海外遊記、傳教士所辦的時事和科學雜誌、突出平民趣味的畫報、古來傳說之被激活和重新詮釋等等，最後，論述這種獲取知識的特殊途徑，如何既「成全」又「限制」了晚清科學小說的發展。

晚清北京塵土飛揚的大街上，走過若干身着嶄新校服的女學生，吸引了眾多民眾以及記者/畫師的目光。千萬別小看這幅略顯黯淡的圖景。

正是這些逐漸走出深閨的女子，十幾年後，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，登上了文學、教育乃至政治的舞臺，展現其「長袖善舞」的身姿，並一舉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。畫報的存在，起碼讓我們瞭解，這些其實並不弱小的「弱女子」們，如何在公眾的凝視下，逐漸成長的艱辛歷程。那些充滿好奇心的「凝視」，包含驚訝與激賞，也隱藏偏見與誤會；但所有這些目光，已經融入女學成長的歷程，值得我們認真鉤稽、仔細品味。本書第四章借助五個具體場景，迅速掠過那風雲激盪的年代，給予晚清女學「驚鴻一瞥」。

在晚清畫報中，「帝京」仍是熱門話題。只不過，由於大眾媒體的發達以及政治思潮的湧動，畫報中的「帝京」，逐漸喪失了神聖感與神秘性。具體表現是：政治的、軍事的北京迅速消退，而經濟的、文化的北京逐漸佔據主導地位。四時節序、飲食男女、世態人情、舊學新知等都市生活的各個層面，因畫報的日常敘事性質，得以充分展開。如此騷動不安、雜花繽紛的帝京景象，既是晚清社會的真實寫照，也蘊涵着某種變革的動力。對照同時期「文字的帝京」與「圖像的帝京」，探討新興的畫報與都市日常生活之間的良性互動，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讀晚清的文化變革。本書第五章將京滬兩地畫報互相比照，探討其關於帝都北京的記憶、想像、窺視與重現，尤其集中在「城闕」所凝聚着的歷史意識，「街景」所體現的空間佈局，以及舊俗新知所表露出來的萬千氣象。

全書僅五章，且不設「總論」，原因是，這只是我討論晚清畫報的部分成果。除了篇幅限制外，更因作者對自家文章冷暖自知，資料欠缺或論述不周者，只好割愛了。至於若干論題尚在醞釀，若干畫報（如天津的《人鏡畫報》，廣州的《時事畫報》、《平民畫報》等）沒來得及展開論述，所有這些，都只能留待日後努力。

本書五章，原本是專論，都曾在學術會議上宣讀，或在書刊上單獨發表。現將各文出處交代如下：

《晚清教會讀物的圖像敘事》曾在臺灣大學主辦的「晚清——四十年

代：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」學術研討會（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七—八日）上發表，初刊《學術研究》二〇〇三年十一期，收入梅家玲編《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：跨領域的視野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二〇〇六）；另外，作者曾以此文為基礎，在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發表題為「作為繡像小說的《天路歷程》」的專題演講（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）。

《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——〈點石齋畫報〉研究》全文收入《點石齋畫報選》（貴陽：貴州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）、《慶祝王元化教授八十歲論文集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）及《中國出版史料·近代部分》第二卷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四）；文中各節，曾以《在圖像與文字之間》（《讀書》二〇〇〇年七期）、《以圖像為中心》（《二十一世紀》五十九期，二〇〇〇年六月）、《〈點石齋畫報〉之流風餘韻》（《文史知識》二〇〇〇年七期）、《新聞與石印——〈點石齋畫報〉之成立》（《開放時代》二〇〇〇年七月號）、《遙遠的「時事」與「新知」》（《中華讀書報》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五日）為題，分別刊發。

《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——以「飛車」為中心的考察》乃作者提交給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「*Early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Literature*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（一九九六年一月三—六日）的論文，中文本初刊《中國文化》十三期（一九九六年六月），後收入王宏志編《翻譯與創作——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）；英文本收入David Pollard 主編的*Translation and Creation: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, 1840-1918* (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, 1998 )。

《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歷史——晚清北京畫報中的女學》最初在美國Rice大學主辦的「*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: Gender, Genre, and the Negotiation of Knowledge in Late Qing China*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（二〇〇五年三月三—六日）上發表，中文本刊《中華文史論叢》二〇〇六年一期、陳平原等著《教育：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七）；英文本收入錢南秀主編的*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: Transformations*

*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* (Leiden: Brill, 2008)。

《城闕、街景與風情——晚清畫報中的帝京想像》乃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「歷史與記憶：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」（二〇〇七年一月四—六日）上的主旨演說，初刊《北京社會科學》二〇〇七年二期，收入樊善標等編《墨痕深處：文學、歷史、記憶論集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）。

原係單篇論文，故文後都注出寫作時間；除了便於讀者理解，更希望說明，為何有些後出的研究成果，我沒能與其展開對話（當然，也有疏漏的，見下文）。正是基於此學術史考量，此次合刊，除錯別字外，各文未做任何改動。有些明顯的錯漏，在文後用「附記」的形式加以辨正，如第二章談論石印術之傳入中國、第三章補充《教會新報》之介紹氣球。

李孝悌先生的《走向世界，還是擁抱鄉野——觀看〈點石齋畫報〉的不同視野》（《中國學術》十一輯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二〇〇二年秋）一文，總結過去十幾年間中外學界閱讀《點石齋畫報》的四種方式：將其視為老嫗都解的大眾文化的代表性刊物（葉曉青）；強調其在新知傳播、思想啟發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（王爾敏）；專注這份城市刊物所顯現的傳統文化的質素和志怪式的鄉野圖景（李孝悌）；從全球化的角度出發，論證《點石齋畫報》的意涵（瓦格納）。大概是受資料方面的限制，李先生並未將我的研究納入考察的視野。

其實，在此之前，關於《點石齋畫報》，我已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報刊上發表了大大小小九篇文章，並出版了《點石齋畫報選》（貴陽：貴州教育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）和《圖像晚清》（與夏曉虹合作，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二〇〇一）二書。說這些，並不是抱怨；我感歎的是，因兩岸學術體制不同，加上檢索不便，常常令人遺憾地忽略了對方十分重要的存在。按理說，談論中國問題，海峽兩岸的學者，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。可偏偏是這兩個最大的學術群體，存在着很深的隔閡。當初我談論《點石齋

畫報》時，參考了德國、美國、日本、澳大利亞等國學者的相關著述，可竟然遺漏了兩篇發表在臺灣的重要論文——王爾敏的《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傳播之圖說形式》（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十九期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一九九〇）和康無為的《畫中有話：點石齋畫報與大眾文化形成之前的歷史》（《讀史偶得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一九九三），實在不可原諒。推己及人，我很能理解李先生的論述；同時，對於自家學術心得能在香港以繁體字印行（因而有可能流入臺灣），格外欣喜。

既然是在「四說」之外，我得略為介紹自家研究的特點。同樣關注《點石齋畫報》在傳播時事與新知方面的意義，我的論述，兼及新聞史、繪畫史與文化史，尤其關注圖文之間的縫隙，堅信正是這些縫隙，讓我們對晚清的社會風尚、文化思潮以及審美趣味的複雜性，有更加深刻的瞭解。另外，大概是出身中文系的緣故吧，我對借助圖中之文來理解晚清報刊文體的變化，以及考察圖像敘事與文字敘事之間的差異，有特殊的興趣。再者，與其他學者不同，我關注的是整個晚清畫報，不僅僅局限於《點石齋畫報》一家。

吳趼人小說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第二十二回，有一讀報細節，頗耐人尋味。主人公「我」（即九死一生）外出歸來：「只見我姊姊拿着一本書看，我走近看時，卻畫的是畫，翻過書面一看，始知是《點石齋畫報》。便問那裏來的？姊姊道：『剛才一個小孩拿來賣的，還有兩張報紙呢。』說罷，遞了報紙給我。我便拿了報紙，到我自己的臥房裏去看。」小說中沒有具體評述《點石齋畫報》，可將其留給雖也精明但畢竟屬於「女流之輩」的姊姊，而讓男主人公獨獨拿走全是文字的報紙。行文之中，有意無意地，將圖像與文字——具體說來是畫報與報紙，做了高低雅俗的區分。

不登大雅之堂的「畫報」，難入藏書家法眼，故當初雖曾風風火火，很快就星落雲散，隱入歷史深處了。等到學者們意識到其研究價值，已是「百年一覺」。隨着中外學界興趣陡增，若干晚清畫報得以影印刊行；但

若想瞭解全貌，還是得像傅斯年說的那樣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。」

十幾年來，我有機會東奔西走，在各國圖書館裏尋找那些泛黃且鬆脆的晚清畫報，頗為幸福。在此尋訪的過程中，給我幫助較大的圖書館有：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中國國家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、中山大學圖書館、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地方文獻部、日本東洋文庫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、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、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、劍橋大學圖書館、大英圖書館、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、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館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、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、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、臺灣大學圖書館等。藉本書出版之機，謹向上述圖書館誠摯道謝。

即便如此努力搜尋，我能閱讀到的晚清畫報，數量還是很有限。有的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；有的偶一現身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；很少像《點石齋畫報》那樣面目完整，且因屢次重刊而容易獲得的——這也是很多學者願意集中精力討論此畫報的原因。最讓人難以釋懷的，是那些與你擦肩而過，讓你驚豔不已，但又隨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「佳麗」。舉個例子，一九九七年春天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找到了一九〇七年刊行於北京的《益森畫報》，當時以為平常，只是做做筆記，影印幾頁而已。回到北京，確定國內各圖書館均未藏此刊，趕緊請人代為複印，可無論如何，再也難覓芳蹤了。

晚清畫報雖說是我的研究課題，但妻子夏曉虹傾注了很多心血。在我尋尋覓覓的漫長征途中，隨時可見她的身影。還記得，合作編注《圖像晚清》時，我在海德堡大學講學，她在東京大學教書，每天電子郵件往還，報告各自的「發現」，不僅完成了著述，且藉此消除了異國生活的寂寞。

最後，提供一則有趣的畫報史資料。光緒四年（也就是《點石齋畫報》創刊前六年）的正月初七，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燾在聽取關於畫報歷史及製作方式的演講後，做了如下記錄：

刻畫三法：用銅、用石、用木。銅版價昂。石板起於一千八百三十年，價廉費省，故近來印畫多用石板。木板用黃楊木湊合成之，用螺絲鉗接，可以分段鐫刻，刻畢斗合，尤易集事，《倫敦畫報》專用之。各國新奇事，皆遣畫工馳赴其地摹繪。……繼《倫敦畫報》起者《克來非其》。與《倫敦畫報》相仿則有《機器》新報、《攀趣》新報、《凡匿台緋阿》新報。或詳器物，或主諷刺，或繪名人小像，其用意又各不同也。

最早談論泰西畫報的中國文人，乃熱心接受西方文化的郭嵩燾，這個小小的發現，雖無關大局，卻還是讓我得意了好些天。這一點，《大英博物館日記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；臺北：二魚文化，二〇〇四）已提及，考慮到那書難入專業人士眼，故不避獻曝之譏，老調重彈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

# 目錄

## 前言

### 第一章 晚清教會讀物的圖像敘事

壹	從「傳授知識」到「展開敘事」	003
貳	《教會新報》的「看圖說書」	008
參	《天路歷程》的「繡像傳統」	017
肆	《畫圖新報》的「漫畫意識」	029
伍	圖像敘事的魅力	039

### 第二章 晚清人眼中的西學東漸

——以《點石齋畫報》為中心

壹	新聞與石印	052
貳	時事與新知	067
參	以圖像為中心	083
肆	在圖文之間	097
伍	流風餘韻	110

### 第三章 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

——以「飛車」為中心的考察

壹	氣球・飛車・飛行船・飛艦	130
貳	海外遊記中的「氣球」	134
參	早期報刊中的「飛車」	140

肆	《點石齋畫報》中的「飛車」	147
伍	「飛車」如何上天	153
陸	經以科學，緯以人情	159

## 第四章 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歷史

### ——晚清北京畫報中的女學

壹	畫報與女學	175
貳	如何「啟蒙」，誰來「正俗」	185
叁	女學堂的故事	192
肆	流動的風景與潛藏的慾望	205
伍	仕女畫與新聞畫的結盟	215
陸	凝視的歷史	224

## 第五章 城闕、街景與風情

### ——晚清畫報中的帝京想像

壹	帝國風雲與個人遊歷	243
貳	作為「景物」的宮闈	252
叁	在禁苑與公園之間	259
肆	日漸模糊的風俗畫	270
伍	十字街頭的「巡警」	280
陸	新學如何展開	289
柒	觀察、見證與遙想	301

## 參考書目

第一章

# 晚清教會讀物的圖像敘事

